

傳世

私家藏書



中國書法史
卷一
傳世

中國書法史
卷一
傳世

8121.7

2

P



卷二

傳世私家藏書



第二卷目录

第一部 皇家藏书

第一编 皇家藏珍秘本

《贞观政要》

大唐盛世时期君臣治理国家的经验教训的全面总结。深受历代统治者的重视，并把它当作施政的重要参考，是从政为官者的必读之书。

公平第十六	(621)
诚信第十七	(626)
俭约第十八	(628)
谦让第十九	(630)
仁侧第二十	(630)
慎所好第二十一	(631)
慎言语第二十二	(632)
杜谗邪第二十三	(633)
悔过第二十四	(634)
奢纵第二十五	(635)
贪鄙第二十六	(636)
崇儒学第二十七	(637)
文史第二十八	(638)
礼乐第二十九	(639)
务农第三十	(642)
刑法第三十一	(643)
赦令第三十二	(646)



贡赋第三十三	(647)
辨兴亡第三十四	(648)
征伐第三十五	(649)
安边第三十六	(653)
行幸第三十七	(655)
畋猎第三十八	(656)
灾祥第三十九	(657)
慎终第四十	(659)

《宰相经纬学》

一部改变日本历史的中国读本，幕府首领德川家康视之为至宝，身在军营也书不离手。明治天皇读之再三，熟记于胸，终成一代名君。

序	(669)
赵 普：强干弱枝，国相计谋安天下	(671)
曹 彬：自律自制，是治军治国之本	(679)
范 质：御规蹈矩，爱惜名器，持节清廉	(686)
窦 仪：明思虑远，刚直严正，不计名利	(690)
李昉：大度大器，不以私恩收买人心	(693)
吕蒙正：国脉系之，宰相必通知人之术	(695)
张齐贤：饱学博识，巧断皇族讼案	(698)
吕 端：台辅之器，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	(700)
钱若水：慎密稳健，断案处事高人一筹	(703)
李 沆：先见过人，以忧惧警君王最得宰相大体	(708)
王 旦：三槐王氏，宰相肚里能撑船	(714)
向敏中：成宰相者，是经得起做大官的人	(727)
陈 恕：真盐铁使，悉通生财之道	(730)
张 咏：敏思远虑，处事非常人能及	(733)
马知节：宰相所虑，当非常人所思	(744)
曹 玮：运筹帷幄，大将胸中百万兵	(746)



毕士安：不畏流俗，乃宰相之本色·····	(750)
寇准：乾坤一掷，胆大包天莱国公·····	(752)
高琼：国难当头，大将才是顶梁柱·····	(764)
杨亿：文才盖世，满腹用世之道·····	(766)
王曙：宰执大臣，须怀菩萨心肠，行霹雳手段·····	(769)
王曾：辅佐天子，宰臣不能收恩而避怨·····	(772)
李迪：安国重臣，不可软曲分寸·····	(778)
鲁宗道：鱼头参政，身正不怕影子歪·····	(782)
薛奎：遇事不苟，使天下事无大小都绳之以矩·····	(784)
蔡齐：状元宰相，安天下于覆盂，其功可大·····	(786)
吕夷简：老谋深算，三起三落过问国事至年晚·····	(789)
陈尧佐：命令迫人，不如以身作则·····	(797)
晏殊：神童宰相，平和修身，诚实处事·····	(800)
宋庠：大度有德，“欲将嘲强解，真意转悠哉”·····	(803)
韩亿：大节小过，当视内外而别·····	(806)
程琳：洞幽察微，人主有宽厚之量，宰辅有仁爱之心·····	(809)
杜衍：心思慎密，教诲属下从善如流·····	(811)
范仲淹：始终不渝，不以进退易其操守·····	(817)
种世衡：奇计百出，将军谋略定两边·····	(828)
庞籍：深谙政道，“不能恃位高权重而忧天子之法”·····	(834)
狄青：器度深阔，用兵处事皆非常人可比·····	(837)
吴育：抑制豪强，即是惠及百姓·····	(845)
王尧臣：兴国栋梁，须通理财善治之能事·····	(847)
包拯：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	(849)
王德用：黑王相公，宅枕乾冈，貌类艺祖·····	(851)
田锡：名比汲黯，为治世而忧虑，向明主敲警钟·····	(854)
王禹偁：弃小务大，屈于身而不屈于道·····	(857)
孙奭：学问奥博，处事不离中正之道和章法·····	(860)
李及：为人厚重，乃执宰大臣立世之本·····	(862)
孔道辅：胸坦心直，孔道辅一语千金·····	(864)
尹洙：外忍内和，临大节断大事亦心坚如金石·····	(867)
余靖：安外有方，精通契丹语的使臣·····	(871)
王质：冰清玉洁，为官清廉始至终·····	(874)
孙甫：国学之见，不以小仁而废大利·····	(876)
陈抟：白云先生，优好之所勿久恋，得志之地勿再往·····	(880)



- 胡 瑗：醇厚和易，教化四方，海人不倦…………… (887)
- 孙 复：泰山先生，治学严谨，德高望众…………… (892)
- 石 介：坚守正道，不因环境险恶而改易…………… (894)
- 苏 洵：纵横奇才，名动天下，使当时文风为这一变…………… (897)
- 韩 琦：镇静稳练，成大事在于胆识…………… (900)
- 富 弼：国士重臣，像纽带一样地把百官团结在一起…………… (925)
- 欧阳修：光明磊落，文坛巨擘，史学大家…………… (942)
- 文彦博：为大臣者，放在哪里做官都可以称职…………… (957)
- 赵 概：平和恬谈，真言敢谏，忧国忧民…………… (968)
- 吴 奎：佐政执宰，时时提醒人主应有容人之量…………… (970)
- 张方平：社稷所依，良臣乃百姓这福源…………… (972)
- 胡 宿：居安思危，宽厚待人，正直立朝…………… (979)
- 蔡 襄：能臣良相，都不夸耀自己的长处…………… (982)
- 王 素：切近人情，不愧是一名称职的御史…………… (985)
- 刘 敞：学识渊博，天文地理无不通晓…………… (988)
- 唐 介：耿直慎重，深谙侍君之道…………… (992)
- 赵 抃：铁面御史，可告苍天慰心平…………… (997)
- 吕 海：三居言官，敢谏良言终不悔…………… (1001)
- 彭思永：廉正朴拙，以平常心以待人接物…………… (1005)
- 范 镇：当世师表，秉道德才能者方为勇士…………… (1008)
- 曾公亮：施行仁义，执法平恕，政简刑清…………… (1015)
- 王安石：立志图新，独步朝野，遗世孤独…………… (1017)
- 司马光：大智若愚，深察一切，不求不争…………… (1029)
- 司马康：致君尧舜，忠言说论，独善其身…………… (1046)
- 4 吕公著：位及三公，学问是推动一切的根本…………… (1048)
- 吕希哲：谨守官箴，循规蹈矩，处处谨慎…………… (1057)
- 曾 巩：一代文豪，学问深厚，大笔如椽…………… (1060)
- 曾 肇：慷慨陈言，为官不可计个人安危…………… (1064)
- 苏 轼：虚怀若谷，文章垂青名，英名播万世…………… (1066)
- 苏 辙：四朝为官，所思所虑皆百姓疾苦…………… (1072)
- 韩 绛：国事执宰，仍社稷之中流砥柱…………… (1074)
- 韩 维：忠贞事君，善心推及天下，就是仁义…………… (1077)
- 傅尧俞：清而不率，直而不偏，乃常人所难…………… (1081)
- 彭汝砺：铁骨铮铮，“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1084)
- 范纯仁：执宰相臣，须重大节，抓大事，目光超卓…………… (1086)



王 存：恭敬谨慎，没有偏激的言行	(1097)
苏 颂：胆识过人，公论如在上位，天下大治	(1099)
刘 摯：德性为重，读书人首当注重度量见识	(1105)
王岩叟：去邪辅正，积累专勤四字是学习的要领	(1108)
刘安世：顶天立地，仰观于天俯察于人以诚为本	(1111)
范祖禹：淳朴厚道，修史为鉴，以正天子	(1121)
邹 浩：胸怀坦荡，君子之于人，当于有过中求无过	(1130)
陈 瓘：操守纯正，我身为谏官，不能不攻击邪恶	(1133)
邵 雍：一代宗师，天为而无不为	(1139)
陈 襄：一尘不染，己身不正，怎能正人	(1145)
刘 恕：博学广识，《资政通鉴》执笔人	(1149)
徐 积：端正心性，修养气质为首要之务	(1152)
陈无己：砥砺志操，穷而后工	(1155)

第二编 皇家藏孤本

《帝鉴图说》

明代托孤老臣，大学士张居正、吕调阳专门为小皇帝朱翊钧编写的《帝鉴图说》，希望他以史为鉴，历精图治，做一个圣君。

圣哲芳规

任贤图治（唐尧帝）	(1165)
谏鼓谤木（唐尧帝）	(1167)
孝德升闻（虞舜帝）	(1169)
揭器求言（夏禹王）	(1172)
下车泣罪（夏禹王）	(1175)
戒酒防微（夏禹王）	(1177)
解网施仁（商汤王）	(1179)



桑林禱雨 (商汤王)	(1181)
德灭祥桑 (商中宗)	(1183)
梦赉良弼 (商高宗)	(1185)
泽及枯骨 (周文王)	(1187)
丹书受戒 (周武王)	(1190)
感谏勤政 (周宣王)	(1193)
入关约法 (汉高祖)	(1196)
任用三杰 (汉高祖)	(1199)
过鲁祀圣 (汉高祖)	(1201)
却千里马 (汉文帝)	(1203)
止辇受言 (汉文帝)	(1205)
纳谏赐金 (汉文帝)	(1207)
不用利口 (汉文帝)	(1210)
露台惜费 (汉文帝)	(1212)
遣幸谢相 (汉文帝)	(1214)
屈尊劳将 (汉文帝)	(1217)
蒲轮征贤 (汉武帝)	(1220)
明辨诈书 (汉昭帝)	(1222)
褒奖守令 (汉宣帝)	(1224)
诏儒讲经 (汉宣帝)	(1226)
葺槛旌直 (汉成帝)	(1228)
宾礼故人 (汉光武)	(1231)
拒关赐布 (汉光武)	(1234)
夜分讲经 (汉光武)	(1236)
赏强项令 (汉光武)	(1238)
临雍拜老 (汉明帝)	(1241)
爱惜郎官 (汉明帝)	(1243)
君臣鱼水 (汉昭烈帝)	(1245)



公平第十六

太宗初即位，中书令房玄龄奏言：“秦府旧左右未得官者，并怨前官及齐府左右处分之先己。”太宗曰：“古称至公者，盖谓平恕无私。丹朱、商均，子也，而尧、舜废之；管叔、蔡叔，兄弟也，而周公诛之。故知君人者，以天下为公，无私于物。昔诸葛孔明，小国之相，犹曰‘吾心如秤，不能为人作轻重。’况我今理大国乎？朕与公等衣食出于百姓，此则人力已奉于上，而上恩未被于下，今所以择贤才者，盖为求安百姓也。用人但问堪否，岂以新故异情？凡一面尚且相亲，况旧人而顿忘也！才若不堪，亦岂以旧人而先用？今不论其能不能，而直言其嗟怨，岂是至公之道耶？”

贞观元年，有上封事者，请秦府旧兵并授以武职，追入宿卫。太宗谓曰：“朕以天下为家，不能私于一物，惟有才行是任，岂以新旧为差？况古人云：‘兵犹火也，弗戢将自焚。’汝之此意，非益政理。”

贞观元年，吏部尚书长孙无忌尝被召，不解佩刀入东上阁门，出阁门后，监门校尉始觉。尚书右仆射封德彝议，以监门校尉不觉，罪当死，无忌误带刀入，徒二年，罚铜二十斤，太宗从之。大理少卿戴胄驳曰：“校尉不觉，无忌带刀入内，同为误耳。夫臣子之于尊极，不得称误，准律云：‘供御汤药、饮食、舟船，误不如法者，皆死。’陛下若录其功，非宪司所决；若当据法，罚铜未为得理。”太宗曰：“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何得以无忌国之亲戚，便欲挠法耶？”更令定议。德彝执议如初，太宗将从其议，胄又驳奏曰：“校尉缘无忌以致罪，于法当轻，若论其过误，则为情一也，而生死顿殊，敢以固请。”太宗乃免校尉之死。

是时，朝廷大开选举，或有诈伪阶资者，太宗令其自首，不首，罪至于死。俄有诈伪者事泄，胄据法断流以奏之。太宗曰：“朕初下敕，不首者死，今断从法，是示天下以不信矣。”胄曰：“陛下当即杀之，非臣所及，既付所司，臣不敢亏法。”太宗曰：“卿自守法，而令朕失信耶？”胄曰：“法者，国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言者，当时喜怒之所发耳。陛下发一朝之忿，而许杀之，既知不可，而置之以法，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臣窃为陛下惜之。”太宗曰：“朕法有所失，卿能正之，朕复何忧也！”

贞观二年，太宗谓房玄龄等曰：“朕比见隋代遗老，咸称高颉善为相者，遂观其本传，可谓公平正直，尤识治体，隋室安危，系其存没。炀帝无道，枉见诛夷，何尝不想见此人，废书欷叹！又汉、魏已来，诸葛亮为丞相，亦甚平直，尝表废廖



立、李严于南中，立闻亮卒，泣曰：‘吾其左衽矣！’严闻亮卒，发病而死。故陈寿称：‘亮之为政，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卿等岂可不企慕及之？朕今每慕前代帝王之善者，卿等亦可慕宰相之贤者，若如是，则荣名高位，可以长守。”玄龄对曰：“臣闻理国要道，在于公平正直，故《尚书》云：‘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又孔子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今圣虑所尚，诚足以极政教之源，尽至公之要，囊括区宇，化成天下。”太宗曰：“此直朕之所怀，岂有与卿等言之而不行也？”

长乐公主，文德皇后所生也。贞观六年将出降，敕所司资送，倍于长公主。魏征奏言：“昔汉明帝欲封其子，帝曰：‘朕子岂得同于先帝子乎？可半楚、淮阳王。’前史以为美谈。天子姊妹为长公主，天子之女为公主，既加长字，良以尊于公主也，情虽有殊，义无等别。若令公主之礼有过长公主，理恐不可，实愿陛下思之。”太宗称善。乃以其言告后，后叹曰：“尝闻陛下敬重魏征，殊未知其故，而今闻其谏，乃能以义制人主之情，真社稷臣矣！妾与陛下结发为夫妻，曲蒙礼敬，情义深重，每将有言，必俟颜色，尚不敢轻犯威严，况在臣下，情疏礼隔？故韩非谓之说难，东方朔称其不易，良有以也。忠言逆耳而利于行，有国有家者深所要急，纳之则世治，杜之则政乱，诚愿陛下详之，则天下幸甚！”因请遣中使赍帛五百匹，诣征宅以赐之。

刑部尚书张亮坐谋反下狱，诏令百官议之，多言亮当诛，惟殿中少监李道裕奏亮反形未具，明其无罪。太宗既盛怒，竟杀之。俄而刑部侍郎有阙，令宰相妙择其人，累奏不可。太宗曰：“吾已得其人矣。往者李道裕议张亮云‘反形未具’，可谓公平矣。当时虽不用其言，至今追悔。”遂授道裕刑部侍郎。

贞观初，太宗谓侍臣曰：“朕今孜孜求士，欲专心政道，闻有好人，则抽擢驱使。而议者多称‘彼者皆宰臣亲故’，但公等至公，行事勿避此言，便为形迹。古人‘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而为举得其真贤故也。但能举用得才，虽是子弟及有仇嫌，不得不举。”

贞观十一年，时屡有阉宦充外使，妄有奏。事发，太宗怒。魏征进曰：“阉竖虽微，狎近左右，时有言语，轻而易信，浸润之譖，为患特深。今日之明，必无此虑，为子孙教，不可不杜绝其源。”太宗曰：“非卿，朕安得闻此语？自今已后，充使宜停。”魏征因上疏曰：

臣闻为人君者，在乎善善而恶恶，近君子而远小人。善善明，则君子进矣；恶恶著，则小人退矣。近君子，则朝无秕政；远小人，则听不私邪。小人非无小善，君子非无小过。君子小过，盖白玉之微瑕；小人小善，乃铅刀之一割。铅刀一割，良工之所不重，小善不足以掩众恶也；白玉微瑕，善贾之所不弃，小疵不足以妨大



美也。善小人之小善，谓之善善，恶君子之小过，谓之恶恶，此则蒿兰同嗅，玉石不分，屈原所以沉江，卞和所以泣血者也。既识玉石之分，又辨蒿兰之臭，善善而不能进，恶恶而不能去，此郭氏所以为墟，史鱼所以遗恨也。

陛下聪明神武，天姿英睿，志存泛爱，引纳多途，好善而不甚择人，疾恶而未能远佞。又出言无隐，疾恶太深，闻人之善或未全信，闻人之恶以为必然。虽有独见之明，犹恐理或未尽。何则？君子扬人之善，小人诋人之恶，闻恶必信，则小人之道长矣，闻善或疑，则君子之道消矣。为国家者，急于进君子而退小人，乃使君子道消，小人道长，则君臣失序，上下否隔，乱亡不恤，将何以治乎？且世俗常人，心无远虑，情在告讦，好言朋党。夫以善相成谓之同德，以恶相济谓之朋党，今则清浊共流，善恶无别，以告讦为诚直，以同德为朋党。以之为朋党，则谓事无可信；以之为诚直，则谓言皆可取。此君恩所以不结于下，臣忠所以不达于上。大臣不能辩正，小臣莫之敢论，远近承风，混然成俗，非国家之福，非为治之道。适足以长奸邪，乱视听，使人君不知所信，臣下不得相安。若不远虑，深绝其源，则后患未之息也。今之幸而未败者，由乎君有远虑，虽失之于始，必得之于终故也。若时逢少隳，往而不返，虽欲悔之，必无所及。既不可以传诸后嗣，复何以垂法将来？且夫进善黜恶，施于人者也；以古作鉴，施于己者也。鉴貌在乎止水，鉴己在乎哲人。能以古之哲王鉴于己之行事，则貌之妍丑宛然在目，事之善恶自得于心。无劳司过之史，不假皂莛之议，巍巍之功日著，赫赫之名弥远。为人君者不可务乎？

臣闻道德之厚，莫尚于轩、唐；仁义之隆，莫彰于舜、禹。欲继轩、唐之风，将追舜、禹之迹，必镇之以道德，弘之以仁义，举善而任之，择善而从之。不择善任能，而委之俗吏，既无远度，必失大体。惟奉三尺之律，以绳四海之人，欲求垂拱无为，不可得也。故圣哲君临，移风易俗，不资严刑峻法，在仁义而已。故非仁无以广施，非义无以正身。惠下以仁，正身以义，则其政不严而理，其教不肃而成矣。然则仁义，理之本也；刑罚，理之末也。为理之有刑罚，犹执御之有鞭策也，人皆从化，而刑罚无所施；马尽其力，则有鞭策无所用。由此言之，刑罚不可致理，亦已明矣。故《潜夫论》曰：“人君之治莫大于道德教化也。民有性、有情、有化、有俗。情性者，心也，本也；化俗者，行也，末也。是以上君抚世，先其本而后其末，顺其心而履其行。心情苟正，则奸慝无所生，邪意无所载矣。是故上圣无不务治民心，故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道之以礼，务厚其性而明其情。民相爱，则无相伤害之意；动思义，则无畜奸邪之心。若此，非律令之所理也，此乃教化之所致也。圣人甚尊德礼而卑刑罚，故舜先教契以敬敷五教，而后任咎繇以五刑也。凡立法者，非以司民短而诛过误也，乃以防奸恶而救祸患，检淫



邪而内正道。民蒙善化，则人有十君子之心；被恶政，则人有怀奸乱之虑。故善化之养民，犹工之为曲豉也。六合之民，犹一荫也；黔首之属，犹豆麦也，变化云为，在将者耳！遭良吏，则怀忠信而履仁厚；遇恶吏，则怀奸邪而行浅薄。忠厚积，则致太平；浅薄积，则致危亡。是以圣帝明王，皆敦德化而薄威刑也。德者，所以循己也，威者，所以治人也。民之生也，犹铄金在炉，方圆薄厚，随溶制耳！是故世之善恶，俗之薄厚，皆在于君。世之主诚能使六合之内、举世之人，感忠厚之情而无浅薄之恶，各奉公正之心，而无奸险之虑，则醇醪之俗，复见于兹矣。”后王虽未能遵，专尚仁义，当慎刑恤典，哀敬无私，故管子曰：“圣君任法不任智，任公不任私。”故王天下，理国家。

贞观之初，志存公道，人有所犯，一一于法。纵临时处断或有轻重，但见臣下执论，无不忻然受纳。民知罪之无私，故甘心而不怨；臣下见言无忤，故尽力以效忠。顷年以来，意渐深刻，虽开三面之网，而察见渊中之鱼，取舍在于爱憎，轻重由乎喜怒。爱之者，罪虽重而强为之辞；恶之者，过虽小而深探其意。法无定科，任情以轻重；人有执论，疑之以阿伪。故受罚者无所控告，当官者莫敢正言。不服其心，但穷其口，欲加之罪，其无辞乎！又五品已上有犯，悉令曹司闻奏。本欲察其情状，有所哀矜；今乃曲求小节，或重其罪，使人攻击惟恨不深。事无重条，求之法外所加，十有六七，故顷年犯者惧上闻，得付法司，以为多幸。告讦无已，穷理不息，君私于上，吏奸于下，求细过而忘大体，行一罚而起众奸，此乃背公平之道，乖泣辜之意，欲其人和讼息，不可得也。

故《体论》云：“夫淫泆盗窃，百姓之所恶也，我从而刑罚之，虽过乎当，百姓不以我为暴者，公也。怨旷饥寒，亦百姓之所恶也，遁而陷之法，我从而宽宥之，百姓不以我为偏者，公也。我之所重，百姓之所憎也；我之所轻，百姓之所怜也。是故赏轻而劝善，刑省而禁奸。”由此言之，公之于法，无不可也，过轻亦可；私之于法，无可也，过轻则纵奸，过重则伤善。圣人之于法也公矣，然犹惧其未也，而救之以化，此上古所务也。后之理狱者则不然：未讯罪人，则先为之意，及其讯之，则驱而致之意，谓之能；不探狱之所由，生为之分，而上求人主之微旨以为制，谓之忠。其当官也能，其事上也忠，则名利随而与之，驱而陷之，欲望道化之隆，亦难矣。

凡听讼理狱，必原父子之亲、立君臣之义、权轻重之序、测浅深之量。悉其聪明，致其忠爱，疑则与众共之。疑则从轻者，所以重之也，故舜命咎繇曰：汝作士，惟刑之恤。”又复加之以三讯，众所善，然后断之。是以为法，参之人情。故《传》曰：“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而世俗拘愚苛刻之吏，以为情也者取货者也，立爱憎者也，右亲戚者也，陷怨仇者也。何世俗小吏之情，与夫古人之悬



远乎？有司以此情疑之群吏，人主以此情疑之有司，是君臣上下通相疑也，欲其尽忠立节，难矣。

凡理狱之情，必本所犯之事以为主，不严讯，不旁求，不贵多端，以见聪明，故律正其举劾之法，参伍其辞，所以求实也，非所以饰实也，但当参伍明听之耳，不使狱吏锻炼饰理成辞于手。孔子曰：“古之听狱，求所以生之也；今之听狱，求所以杀之也。”故析言以破律，任案以成法，执左道以必加也。又《淮南子》曰：“泮水之深十仞，金铁在焉，则形见于外。非不深且清，而鱼鳖莫之归也。”故为上者以苛为察，以功为明，以刻下为忠，以讦多为功，譬犹广革，大则大矣，裂之道也。夫赏宜从重，罚宜从轻，君居其厚，百王通制。刑之轻重，恩之厚薄，见思与见疾，其可同日言哉！且法，国之权衡也，时之准绳也。权衡所以定轻重，准绳所以正曲直，今作法贵其宽平，罪人欲其严酷，喜怒肆志，高下在心，是则舍准绳以正曲直，弃权衡而定轻重者也，不亦惑哉？诸葛孔明，小国之相，犹曰：“吾心如秤，不能为人作轻重。”况万乘之主，当可封之日，而任心弃法，取怨于人乎！

又时有小事，不欲人闻，则暴作威怒，以弭谤议。若所为是也，闻于外其何伤？若所以非也，虽掩之何益？故谚曰：“欲人不知，莫若不为；欲人不闻，莫若勿言。”为之而欲人不知，言之而欲人不闻，此犹捕雀而掩目，盗钟而掩耳者，只以取消，将何益乎？臣又闻之，无常乱之国，无不可理之民者。夫君之善恶由乎化之薄厚。故禹、汤以之理；桀、纣以之乱；文、武以之安，幽、厉以之危。是以古之哲王，尽己而不以尤人，求身而不以责下。故曰：“禹、汤罪己，其兴也勃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为之无已，深乖恻隐之情，实启奸邪之路。温舒恨于曩日，臣亦欲惜不用，非所不闻也。臣闻尧有敢谏之鼓，舜有诽谤之木，汤有司过之史，武有戒慎之铭。此则听之于无形，求之于未有，虚心以待下，庶下情之达上，上下无私，君臣合德者也。魏武帝云：“有德之君乐闻逆耳之言。犯颜之诤，亲忠臣，厚谏士，斥谗慝，远佞人者，诚欲全身保国，远避灭亡者也。”凡百君子，膺期统运，纵未能上下无私，君臣合德，可不全身保国，远避灭亡乎？然自古圣哲之君，功成事立，未有不资同心，予违汝弼者也。

昔在贞观之初，侧身励行，谦以受物。盖闻善必改，时有小过，引纳忠规，每听直言，喜形颜色。故凡在忠烈，咸竭其辞。自顷年海内无虞，远夷慑服，志意盈满，事异厥初。高谈疾邪，而喜闻顺旨之说；空论忠说，而不悦逆耳之言。私嬖之径渐开，至公之道日塞，往来行路，咸知之矣。邦之兴衰，实由斯道。为人上者，可不勉乎？臣数年以来，每奉明旨，深惧群臣莫肯尽言。臣切思之，自比来人或上书，事有得失，惟见述其所短，未有称其所长。又天居自高，龙鳞难犯，在于造次，不敢尽言，时有所陈，不能尽意，更思重竭，其道无因。且所言当理，未必加



于宠秩，意或乖忤，将有耻辱随之，莫能尽节，实由于此。虽左右近侍，朝夕阶墀，事或犯颜，咸怀顾望，况疏远不接，将何以极其忠款哉？又时或宣言云：“臣下见事，只可来道，何因所言，即望我用？”此乃拒谏之辞，诚非纳忠之意。何以言之？犯主严颜，献可替否，所以成主之美，匡主之过。若主听则惑，事有不行，行其尽忠说之言，竭股肱之力，犹恐临时恐惧，莫肯效其诚款。若如明诏所道，便是许其面从，而又责其尽言，进退将何所据？欲必使乎致谏，在乎好之而已。故齐桓好服紫，而合境无异色；楚王好细腰，而后宫多饿死。夫以耳目之玩，人犹死而不违，况圣明之君求忠正之士，千里斯应，信不为难。若徒有其言，而内无其实，欲其必至，不可得也。

太宗手诏曰：

省前后讽谕，皆切至之意，固所望于卿也。朕昔在衡门，尚惟童幼，未渐师保之训，罕闻先达之言。值隋主分崩，万邦涂炭，僮僮黔黎，庇身无所。朕自二九之年，有怀拯溺，发愤投袂，便提干戈，蒙犯霜露，东西征伐，日不暇给，居无宁岁。降苍昊之灵，稟庙堂之略，义旗所指，触向平夷。弱水、流沙，并通辅轩之使；被发左衽，皆为衣冠之域。正朔所班，无远不屈。及恭承宝历，寅奉帝图，垂拱无为，氛埃靖息，于兹十有余年。斯盖股肱罄帷幄之谋，爪牙竭熊黑之力，协德同习，以致于此。自惟寡薄，厚享斯休，每以抚大神器，忧深责重，常惧万机多旷，四聪不达，战战兢兢，坐以待旦。询于公卿，以至隶皂，推以赤心。庶几明赖，一动以钟石；淳风至德，永传于竹帛。克播鸿名，常为称首。朕以虚薄，多惭往代，若不任舟楫，岂得济彼巨川？不藉盐梅，安得调夫五味？赐绢三百匹。

诚信第十七

626

贞观初，有上书请去佞臣者，太宗谓曰：“朕之所任，皆以为贤，卿知佞者谁耶？”对曰：“臣居草泽，不的知佞者，请陛下佯怒以试群臣，若能不畏雷霆，直言进谏，则是正人，顺情阿旨，则是佞人。”太宗谓封德彝曰：“流水清浊，在其源也。君者政源，人庶犹水，君自为诈，欲臣下行直，是犹源浊而望水清，理不可得。朕常以魏武帝多诡诈，深鄙其为人，如此，岂可堪为教令？”谓上书人曰：“朕欲使大信行于天下，不欲以诈道训俗，卿言虽善，朕所不取也。”

贞观十年，魏征上疏曰：

臣闻为国之基，必资于德礼；君之所保，惟在于诚信。诚信立则下无二心，德礼形则远人斯格。然则德礼诚信，国之大纲，在于君臣父子，不可斯须而废也。故



孔子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又曰：“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文子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诚在令外。”然而言而不信，言无信也；令而不从，令无诚也。不信之言，无诚之令，为上则败德，为下则危身，虽在颠沛之中，君子之所不为也。

自王道休明，十有余载。威加海外，万国来庭，仓廩日积，土地日广，然而道德未益厚，仁义未益博者，何哉？由乎待下之情未尽于诚信，虽有善始之勤，未睹克终之美故也。昔贞观之始，乃闻善惊叹，暨八九年间，犹悦以从谏。自兹厥后，渐恶直言，虽或勉强有所容，非复曩时之豁如。谗谀之辈，稍避龙鳞；便佞之徒，肆其巧辩。谓同心者为擅权，谓忠说者为诽谤。谓之为朋党，虽忠信而可疑；谓之为至公，虽矫伪而无咎。强直者畏擅权之议，忠说者虑诽谤之尤。正臣不得尽其言，大臣莫能与之争。荧惑视听，郁于大道，妨政损德，其在此乎？故孔子曰“恶利口之覆邦家者”，盖为此也。

且君子小人，貌同心异。君子掩人之恶，扬人之善，临难无苟免，杀身以成仁；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义，惟利之所在，危人自安。夫苟在危人，则何所不至？今欲将求致治，必委之于君子；事有得失，或访之于小人。其待君子也则敬而疏，遇小人也必轻而狎。狎则言无不尽，疏则情不上通。是则毁誉在于小人，刑罚加于君子，实兴丧之所在，可不慎哉！此乃孙卿所谓“使智者谋之，与愚者论之，使修洁之士行之，与污鄙之人疑之，欲其成功，可得乎哉？”夫中智之人，岂无小惠？然才非经国，虑不及远，虽竭力尽诚，犹未免于倾败；况内怀奸利，承颜顺旨，其为祸患，不亦深乎？夫立直木而疑影之不直，虽竭精神，劳思虑，其不得亦已明矣。

夫君能尽礼，臣得竭忠，必在于内外无私，上下相信。上不信，则无以使下，下不信，则无以事上，信之为道大矣。昔齐桓公问于管仲曰：“吾欲使酒腐于爵，肉腐于俎，得无害霸乎？”管仲曰：“此极非其善者，然亦无害于霸也。”桓公曰：“如何而害霸乎？”管仲曰：“不能知人，害霸也；知而不能任，害霸也；任而不能信，害霸也；既信而又使小人参之，害霸也。”晋中行穆伯攻鼓，经年而弗能下，饒间伦曰：“鼓之啬夫，间伦知之。请无疲士大夫，而鼓可得。”穆伯不应，左右曰：“不折一戟，不伤一卒，而鼓可得，君奚为不取？”穆伯曰：“间伦之为人也，佞而不仁，若使间伦下之，吾可以不赏之乎？若赏之，是赏佞人也。佞人得志，是使晋国之士舍仁而为佞。虽得鼓，将何用之？”夫穆伯，列国之大夫，管仲，霸者之良佐，犹能慎于信任、远避佞人也如此，况乎为四海之大君，应千龄之上圣，而可使巍巍至德之盛，将有所间乎？

若欲令君子小人是非不杂，必怀之以德、待之以信、厉之以义、节之以礼，然



后善善而恶恶，审罚而明赏。则小人绝其私佞，君子自强不息，无为之治，何远之有？善善而不能进，恶恶而不能去，罚不及于有罪，赏不加于有功，则危亡之期，或未可保，永锡祚胤，将何望哉！太宗览疏叹曰：“若不遇公，何由得闻此语！”

太宗尝谓长孙无忌等曰：“朕即位之初，有上书者非一，或言人主必须威权独任，不得委任群下；或欲耀兵振武，慑服四夷。惟有魏征劝朕‘偃革兴文，布德施惠，中国既安，远人自服’。朕从此语，天下大宁，绝域君长，皆来朝贡，九夷重译，相望于道。凡此等事，皆魏征之力也。朕任用岂不得人？”征拜谢曰：“陛下圣德自天，留心政术。实以庸短，承受不暇，岂有益于圣明？”

贞观十七年，太宗谓侍臣曰：“《传》称‘去食存信’，孔子曰：‘民无信不立。’昔项羽既入咸阳，已制天下，向能力行仁信，谁夺耶？”房玄龄对曰：“仁、义、礼、智、信，谓之五常，废一不可。能勤行之，甚有裨益。殷纣狎侮五常，武王夺之。项氏以无信为汉高祖所夺，诚如圣旨。”

俭约第十八

贞观元年，太宗谓侍臣曰：“自古帝王凡有兴造，必须贵顺物情。昔大禹凿九山，通九江，用人力极广，而无怨藟者，物情所欲，而众所共有故也；秦始皇营建宫室，而人多谤议者，为徇其私欲，不与众共故也。朕今欲造一殿，材木已具，远想秦皇之事，遂不复作也。古人云：‘不作无益害有益。’‘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固知见可欲，其心必乱矣。至如雕镂器物，珠玉服玩，若恣其骄奢，则危亡之期可立待也。自王公以下，第宅、车服、婚嫁、丧葬，准品秩不合服用者，宜一切禁断。”由是二十年间，风俗简朴，衣无锦绣，财帛富饶，无饥寒之弊。

贞观二年，公卿奏曰：“依《礼》，季夏之月，可以居台榭。今夏暑未退，秋霖方始，宫中卑湿，请营一阁以居之。”太宗曰：“朕有气疾，岂宜下湿？若遂来请，糜费良多。昔汉文将起露台，而惜十家之产，朕德不逮于汉帝，而所费过之，岂为人父母之道也？”固请至于再三，竟不许。

贞观四年，太宗谓侍臣曰：“崇饰宫宇，游赏池台，帝王之所欲，百姓之所不欲。帝王所欲者放逸，百姓所不欲者劳弊。孔子云：‘有一言可以终身行之者，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劳弊之事，诚不可施于百姓。朕尊为帝王，富有四海，每事由己，诚能自节，若百姓不欲，必能顺其情也。”魏征曰：“陛下本怜百姓，每节己以顺人。臣闻‘以欲从人者昌，以人乐己者亡。’隋炀帝志在无厌，惟好奢侈。所司每有供奉营造，小不称意，则有峻罚严刑。上之所好，下必有甚，竟



为无限，遂至灭亡。此非书籍所传，亦陛下目所亲见。为其无道，故天命陛下代之。陛下若以为足，今日不啻足矣；若以为不足，更万倍过此，亦不足。”太宗曰：“公所奏对甚善。非公，朕安得闻此言？”

贞观十六年，太宗谓侍臣曰：“朕近读《刘聪传》，聪将为刘后起鹑仪殿，廷尉陈元达切谏，聪大怒，命斩之。刘后手疏启请，辞情甚切，聪怒乃解，而甚愧之。人之读书，欲广闻见以自益耳，朕见此事，可以为深诫。比者欲造一殿，仍构重阁，今于蓝田采木，并已备具，远想聪事，斯作遂止。”

贞观十一年，诏曰：“朕闻死者终也，欲物之反真也；葬者藏也，欲令人之不得见也。上古垂风，未闻于封树；后世贻则，乃备于棺槨。讥僭侈者，非爱其厚费；美俭薄者，实贵其无危。是以唐尧，圣帝也，谷林有通树之说；秦穆，明君也，橐泉无丘陇之处。仲尼，孝子也，防墓不坟；延陵，慈父也，嬴、博可隐。斯皆怀无穷之虑，成独决之明，乃便体于九泉，非徇名于百代也。洎乎闾阎违礼，珠玉为凫雁；始皇无度，水银为江海；季孙擅鲁，敛以玳瑁；桓魋专宋，葬以石槨。莫不因多藏以速祸，由有利而招辱。玄庐既发，致焚如于夜台；黄肠再开，同暴骸于中野，详思曩事，岂不悲哉？由此观之，奢侈者可以为戒，节俭者可以为师矣。”

朕居四海之尊，承百王之弊，未明思化，中宵战惕。虽送往之典详诸仪制，失礼之禁著在刑书，而勋戚之家多流遁于习俗，闾阎之内或侈靡而伤风，以厚葬为奉终，以高坟为行孝，遂使衣衾棺槨极雕刻之华，灵輶冥器穷金玉之饰。富者越法度以相尚，贫者破资产而不逮，徒伤教义，无益泉壤，为害既深，宜为惩革。其王公以下，爰及黎庶，自今以后，送葬之具有不依令式者，仰州府县官明加检察，随状科罪。在京五品以上及勋戚家，仍录奏闻。”

岑文本为中书令，宅卑湿，无帷帐之饰。有劝其营产业者，文本叹曰：“吾本汉南一布衣耳，竟无汗马之劳，徒以文墨致位中书令，斯亦极矣。荷俸禄之重，为惧已多，更得言产业乎？”言者叹息而退。

户部尚书戴胄卒，太宗以其居宅弊陋，祭享无所，令有司特为之造庙。

温彦博为尚书右仆射，家贫无正寝，及薨，殡于旁室。太宗闻而嗟叹，遽命所司为造，当厚加赠赠。

魏征宅内，先无正堂。及遇疾，太宗时欲造小殿，而辍其材为征营构，五日而就。遣中使赍素褥布被而赐之，以遂其所尚。